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論語注疏卷八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泰伯第八音義凡二十一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

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音義 得本亦作德大音泰少詩照反

疏 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注王曰至至德也〇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

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

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音義葸絲里反何云畏懼貌鄭云殼質貌絞古卯反馬云刺也七肆反鄭云急也偷他侯反行下孟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者勞謂困苦言人為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音義衾苦今反兢居陵反夫音符難乃旦反疏

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者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

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

器音義捷在捷反本又作踕同遠于萬反下同近附近之近倍蒲悔反濟子禮反蹌七良反本或作鏘

戾力計反疏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己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

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

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

慢鄙倍同是吾事故俱云遠信是吾事故云近也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
以此邊豆禮器也言執邊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
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
也○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注
也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
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
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
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
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
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
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
鄭之徒不足怪也注邊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邊
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注云邊竹器如豆
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豆

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燕享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疏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音義少詩照反 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諒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摩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

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
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音義毅魚氣反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為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注包曰樂所以成性疏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

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音義好呼報反注同大音泰下大師大公並同疏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己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大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音義吝力刃反又力慎反本亦作悋疏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擯棄也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

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音義穀公豆反孔云善也鄭及孫綽祿也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勸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

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音義見賢遍反又音現行下孟反弒音試下同疏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去見其已亂則避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値明君則當出仕遇闇君則當隱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汙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為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疏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音義摯音至雎七餘反洋音羊疏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注孔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慤

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音義狂求匡反倥音通又勑動反玉篇音同愿音願孔云謹也鄭云善也悾音空慤苦角反疏正義曰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悾悾慤也謹慤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勸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音義巍魚威反與音預注同稱尺證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音義煥音喚明也疏

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臯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音義治直吏反契息列反陶音遙名七照反奭音釋閎音宏夭於表反又於遙反散息但反适古活反紂直久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

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皐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也閎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截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

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

注馬曰至文母○正義曰云亂治也者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名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

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宫皆氏顛夭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太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注孔曰至舜號○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知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注包曰至至德○正義曰云殷紂淫亂者紂為

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為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名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

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為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兖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注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音義無間間廁之間注同復扶又反菲音匪薄也黻音弗冕音免盡津忍反洫呼域反廣光曠反下同深尸鴆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間廁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潔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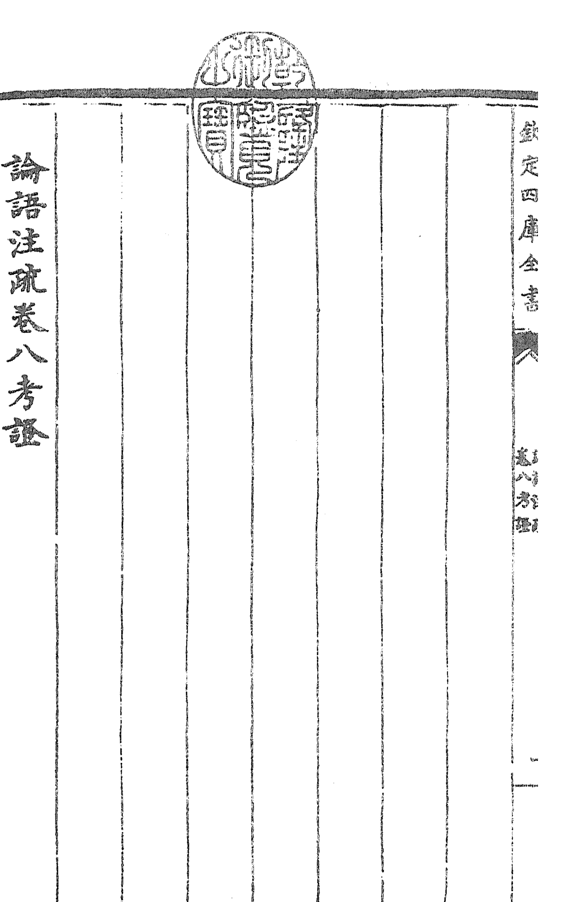
冕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

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注包曰至八尺○正義曰云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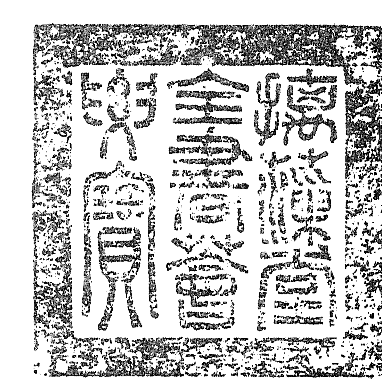
論語注疏卷八

論語注疏卷八考證

三年學章注穀善也○臣宗楷按張栻云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葢照本文至字直解不易作志字與此注意同



論語注疏卷八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程　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注疏卷九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子罕第九音義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音義罕呼旱反希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

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罕言也注罕者至盛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是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音義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也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為之○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于頍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

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注王曰至成禮○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賸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

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音義毋音無下同意如字或於力反非萃在醉反聚也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為夫子御至

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
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
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
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
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
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
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音義頗剋

諸書或作頫亥為夫之為于偽反見賢遍反喪息浪反得與之與音預傳直專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柰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注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

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音義大音泰鄭云是吳大宰嚭與音餘縱子用反少詩照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大宰問於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注孔曰至分也○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槖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為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音義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伎其綺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伎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伎藝注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

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音義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孔云終始也鄭云末也語魚據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知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

之所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音義出如字舊尺遜反注同夫音符瑞時恚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

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

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音義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

必趣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

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音義喟苦位反又苦恠反

鑽子官反循音巡罷皮買反又皮巳反又音皮卓陟角反鄭云絶望之辭疏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顔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絶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注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孔曰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

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音義病間如字差初賣反詐側嫁反疏正義曰此章言

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人盡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與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匵也謂藏諸匵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音義韞紆粉反馬云藏也鄭云裹也匵本又作櫝徒木反馬云匵也鄭同賈音嫁一音古沽音姑賣也下同匵求位反衒古縣字一音玄遍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匵匵也諸之也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匵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衒賣之辭雖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音義九夷馬云東方之夷有九種種章勇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

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
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
雅頌各得其所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正廢樂之事
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
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
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
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
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
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音義困馬云亂也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音義夫音符下章有矣夫並同舍音捨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

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音義好呼報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

與之音義簣求位反土籠也籠魯東反中丁仲反又如字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修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音義語魚據反惰徒臥反與音餘解音蟹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

惟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疏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疏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音義焉知之焉於虔反

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說而不繹從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義語魚據反巽音遜說音悅注及下同繹音亦馬云尋繹也疏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鄭云陳也疏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為貴必能尋繹其言行之乃為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猶言不可柰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音義毋音無憚徒旦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忠信改

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茍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茍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音義帥色類反將子匠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茍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

孔曰縕枲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音義衣於既反下同縕紆粉反鄭云枲也袍蒲刀反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貈與音餘枲絲里反著竹呂反忮之豉反馬云害也書云狠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洎臧作郎反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縕枲著也縕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縕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其唯仲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言仲由不忮害不貪求

何用為不善此詩邶風雄雉之篇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己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玄云衣者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音義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別彼列

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音義知音智疏正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注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

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注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音義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偏音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注同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疏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

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其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注唐棣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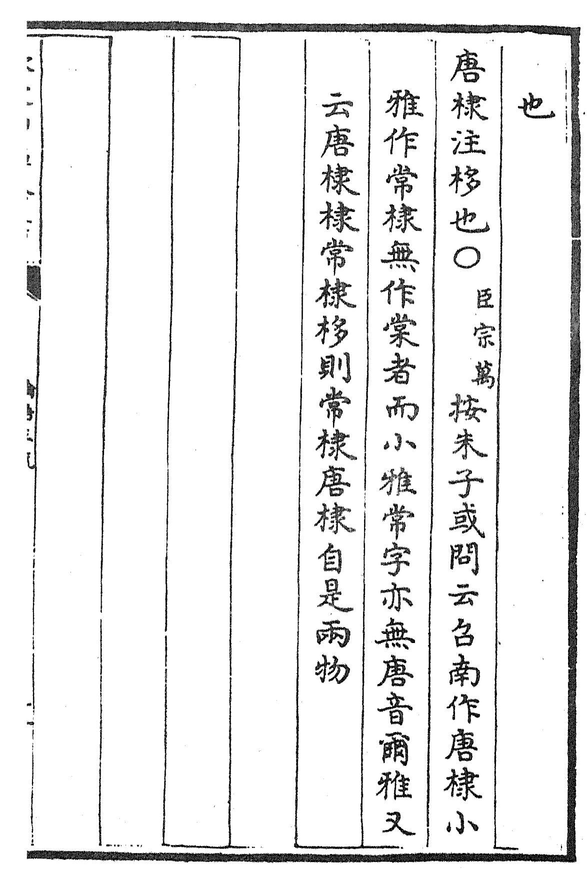
論語注疏卷九

論語注疏卷九考證

麻冕注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疏鄭注云八十縷為升〇臣宗楷按纂疏云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語錄云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古尺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寸方得金履祥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注疏疑誤又一說八十縷為升升當作登登

成也於義爲愜

吾自衛反魯章雅頌各得其所○臣齊召南按宋葉夢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爲先後者刪詩之序



也

唐棣注移也○臣宗萬按朱子或問云名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常棣唐棣自是兩物

論語注疏卷九考證

论語注疏卷十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音義　凡一章

疏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注孔曰侃侃和

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注孔曰誾誾中正之貌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音義恂音荀又音旬溫恭之貌朝直遥反篇内不出者同廷徒寧反又徒佞反便婢緜反辯也侃苦旦反樂音洛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踧踖恭和貌與與之與音餘中丁仲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

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

君賓已去矣音義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勃步忽反躩駈碧反盤辟貌盤步干反字又作磐辟婢亦反襜亦占反俛音免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者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注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

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

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遝迆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

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音義鞠九六反閾于逼反一音況逼反門限也齋音資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注同摳苦侯反逞勑井反怡以之反疏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曲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楔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為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

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者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云閾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踧踖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踧踖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音義勝音升為于偽反使所吏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下魯讀下為趨今從古踧色六反授玉一本作受玉踵章勇反享許丈反注同覿直歴反見也注同愉羊朱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記為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踧

踧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踧踧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覿愉愉如也者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悅也注包曰至之圭○正義曰云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

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琰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

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注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注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云享獻也者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注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注云覿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衣羔裘素衣

麑裘黄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温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為沐浴衣音義紺古暗反緅莊

由反考工記云五入曰緅字林云帛青色子勾反緣悅絹反齊側皆反下同本又作齋似衣之衣於既反下不衣同褻息列反絺勑之反細葛綌去逆反麤葛緇側基反麑米倪反鹿子也袂面世反稱尺證反便婢面反長一之長直亮反貉户各反去起呂反注同佩字或從王旁非帷位悲反殺色界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為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袗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麑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家主溫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注孔

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
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
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
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
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
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
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
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
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為縓案檀弓云
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
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為其似衣
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
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為青赤色也
故為齊服盛色若以為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注服
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
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

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黄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黄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黄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注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

則備佩此所宜佩也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注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服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宿肉

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音義齊本或作齋同側皆反下及注同坐如字范甯才臥反處昌慮反食不之食音嗣飯也厭於豔反下同膾古外反又作鱠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濕也央莅央冀二反餲烏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鮾字書同飪而甚反朝夕如字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食也量音亮沽音姑買也去起呂反下同疏食之食音嗣又如字瓜古華反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

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買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

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饐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饖臭說文云饖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壞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

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疏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音義儺戶多反魯讀為獻今從古阼才故反疫

音 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役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孔曰拜送使者敬也音義使所吏反 疏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注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音義饋其愧反 拜而受之一本

或無而之二字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音義廄久又反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畜許又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廄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音義腥音星說文字林竝作胜云不熟也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飯扶晚反注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褻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名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注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

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紳音申牖由久反衣於既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音義大音泰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音義殯必刃反昵女力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疏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

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欹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

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

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

為烈音義齊音資衰七雷反狎戸甲反冕鄭本作弁數色角反迅音信又音峻疏正義曰此一節

言孔子見所哀卹及敬重之事為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此即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卹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

侍已已必改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注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轂輢**不疾言不親指**音義顧音故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輢於倚反又居綺

反轂古木反

疏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軶傍視不過輢轂○正義曰衡軶是轅端横木駕馬領者與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輢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軶之前傍視則不過輢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軶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軶

耳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疏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音義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共本又作供九用反又音恭注同三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反注同疏正義

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注疏卷十

論語注疏卷十考證

入公門章行不履閾注閾門限○臣宗楷按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注云閾謂門限謂内外之限約也今俗謂之地柣

沒階趨進○臣宗楷按釋文此句無進字蔡節集說曰疑即退字葢趨而退至外朝也義亦通

執圭章私覿注既享乃以私禮見疏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陸堃經世驪珠曰

考郊特牲云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也蓋從君朝則不敢私覿恐其貳君也因使而見非特來也則有私禮之見然亦以嚮將公事已致其敬此更再見君以自申其敬耳若語錄所言聘使亦有私禮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恐未必然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黃衣狐裘注疏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又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

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陸堦經世驪珠曰考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而祭又曰黄衣黄冠息田夫注云息民之祭用黄衣也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注云黄衣大蜡時臘先祖五祀之服也然則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黄衣黄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為息民之祭息民是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黄衣祇為臘祭之服無疑再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牲于公社又云

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異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于天宗者蜡祭也黄衣黄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迥不同耳自鄭元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即周禮所謂蜡也遂以黄衣狐裘統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固不同哉

齊必變食章沽酒疏沽買也○陸埈經世驪珠曰鄭元注酒正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頴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酒之惡者為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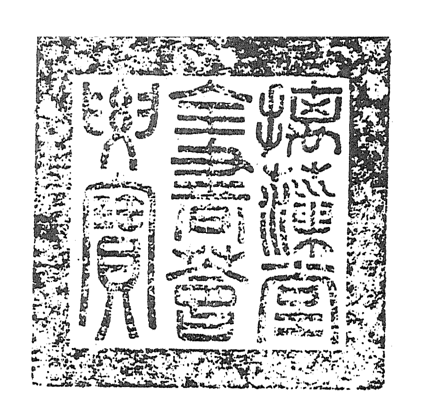
或曰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義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必祭○臣宗萬按王藻云瓜祭上環此為的據

廐焚章疏孔子家廐被火也王弼曰公廐也○臣宗楷按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孔頴達疏云乃夫子之私廐也故於退朝而不問若曰公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一說不字絶句

讀作否謂先問人而後問馬也

論語注疏卷十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梅　德